

中国现代作家丛书

茅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206.6/36

中国现代作家丛书

茅 盾

侯成言 编著

责任编辑 高质慧
封面设计 姜 录
封面题字 吴向晨

茅 盾

侯成言 编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字数100,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700

统一书号：10093·448 定价：0.42元

编 者 的 话

为了普及现代文学的有关知识，介绍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使读者对我国“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有较系统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我们编辑了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丛书》。

本丛书是普及性读物。它以评介作家生平、思想和创作为主，对文艺思想斗争和文艺运动不作专门介绍；有必要联系时只以阐明作家思想、创作与贡献为限；重点在于从作家的实际出发，力求反映出作家的艺术风格和独创性。

《茅盾》一书的作者运用广泛搜集的大量资料，结合我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深入地介绍了茅盾同志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短、中、长篇小说给予了中肯的评介；用他在我国文坛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活动，阐明了作为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茅盾同志，在刻苦致力于文学艺术的钻研和创造方面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本书适用于文学爱好者、大中学生、大中小学教师阅读或参考。

目 录

写在前面	1
一、“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	3
二、“是中学生，一定得有这个气魄”	8
三、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始末	13
四、投入革命的洪炉	20
五、搬家到上海	26
六、改革《小说月报》	30
七、“文学研究会”及其文学观	36
八、在革命和动荡的武汉	43
九、苦闷、彷徨中创作的《蚀》	50
一〇、《幻灭》——透过爱情的轻纱看社会	55
一一、《动摇》——再现短兵相接的斗争岁月	61
一二、《追求》——没有点燃的火把	67
一三、客居日本留下的足迹——《虹》	72
一四、茅盾和鲁迅及左联	79
一五、从历史的《大泽乡》到现实的《路》	86
一六、中国卅年代革命文学的骄傲——《子夜》	94
一七、吴荪甫的悲剧，民族资本家的呼救	99
一八、使吴荪甫血肉丰满的细节描写	110

一九、揭示小城镇辛酸生活的《林家铺子》	118
二〇、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124
二一、在抗日烽火中奋进	134
二二、呼唤失足青年从腐蚀中自拔的《腐蚀》	143
二三、迎接新中国	149

写 在 前 面

本书初稿草拟于1981年春节前夕，当时茅盾还健在。笔者那时所写的序言中说：“和鲁迅、郭沫若一起，做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茅盾，经历了八十五年漫长曲折的生活和战斗里程，今天又同我们一道，在四化征途上并肩前进。这是我们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荣幸！”然而，万没料到，就在执笔的手还没抬起来的时候，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茅盾同志，竟然与我们永别了！

1896年7月4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茅盾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他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小名燕昌。除了茅盾这个笔名之外，他还曾用过郎损、玄珠、微明、逃墨馆主、东方未明等九十多个笔名。

在过去的八十五年中，茅盾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一起历经沧桑。他从1916年结束学生生活，踏进社会，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眼病、胃病、神经衰弱的茅盾，以其病弱的身躯擎着战斗的笔，为了扫荡旧世界、建设新中华，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地战斗了大半个世纪。

鲁迅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了，郭沫若在三年前也去世了。

我们曾抱着对文学前辈的缅怀心情，几天前还欣慰地看到茅盾“拄着拐杖，身着黑色中式服装，迈着急步朝我们走来”；他“微笑里透着热情”，“朴实无华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那时“依然神采焕发，毫无倦容”（苏珊娜·贝尔纳：《走访茅盾》）。笔者在春节前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在1981年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为茅盾的健康长寿，表示衷心地祝愿。同时，也让我们趁着他‘拄着拐杖’‘迈着急步’朝我们走来的宝贵时机，追溯他八十五年的战斗历程吧！”

现在，当我们度过了1981年3月27日这个痛苦的日子之后，我们只能说：愿茅公的在天之灵，接受我们的祝福吧！文学战线的后来人，将会接过您手中战斗的笔，为祖国的四化涂写丹青。

一、“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

茅盾小的时候，是在父母的严格管教和祖父的放任态度的夹缝中间，度过童年并且逐渐对文学发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的。

在小学读书阶段，他曾非常喜欢绘画。教他们绘画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国画家，专门画人物像。茅盾在《我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中，回忆说：“我的曾祖的‘行乐图’就是他画的，大家都说象得很。”直到事后三十年，茅盾还想念着这位图画教师。

1903年，茅盾八岁，先在旧式的“立志书院”读书。不久，由于满清政府被迫诏令废除科举制，推广学校教育，乌镇就办起一所“植材完全小学校”。茅盾转入这所小学学习，是由父亲做主的。

父亲沈永锡，字伯藩，是前清的秀才。他跟名医陈我如的女儿订婚后，便随岳父学医，成了一位内科中医师。他是维新派，酷爱数学，自修到微积分。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数学是“新学”的基础，要懂得“新学”必须懂得数学。直到他因肺结核病卧床不起，手不能动的时候，还托人买来新的“算学”书，要茅盾的母亲把书翻开竖着给他看。

父亲做为维新派，也注意用“新学”教育后代。他执意让儿子学实业，不让茅盾看闲书，更反对他学绘画。他要茅盾

读《天文歌略》一类“新书”，即使给茅盾指定看的小说，也专挑没有绘图的。童年的茅盾，既受到父亲开明思想的熏陶，又受到父亲实业思想的制约。可惜他从小对数学就不感兴趣。他在《我的小学时代》中回忆说：“即使《论语》罢，孔子与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的星座多一点人间味。”他从堆放杂物的房子里，找出一箱不知属于哪一位叔曾祖留下来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等。父亲知道后，就让母亲把一部没有插图的石印《后西游记》拿给茅盾看，怕他只捡有插图的地方看，不看正文。父亲说：“看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

1905年，父亲病故了，终年只有三十四岁，茅盾刚刚十岁。此时正值光绪这个傀儡皇帝临朝第三十一年，满清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着“帝党”和“后党”之争，社会上也正进行着维新派和顽固派之争。国际上，中国正陷于被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鲸吞的危局之中。与此同时，旧民主主义者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正在积极酝酿。父亲在世的时候曾预料到，老大中华必将面临一场大动荡、大变革，十年之内将有大乱。他留下一个遗嘱，要茅盾兄弟二人将来进工业学校，学实业。母亲遵从遗嘱，就更加严格地管教茅盾，不许他看小说之类的“闲书”了。不过母亲自己却非常爱看小说，而且“年纪老了，还是那么爱看”（《我的小传》）。

茅盾的祖父沈砚耕以经商为业，在当时乌镇热闹的观前街开一爿纸店，店名为“泰兴昌”，专售纸张、簿折，兼营箔业。他是个乐天派，不很过问家事。他对儿孙们素来抱自然主义的态度，不象茅盾的父母对孩子那样严格。童年的茅盾

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祖父不干涉。祖父还时常带他到邻近的店铺或人家去玩，高兴地看他在大人的攀谈中插话。这使正该穿“紧鞋子”的茅盾得以放开手脚，自由地活动，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呼吸到江南水乡市镇中浓厚的泥土气息。

在家庭当中，给茅盾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陈爱珠。直到1957年，茅盾年过六旬的时候，他还说：“自知之明，向来还有一点”，“这应当感谢我的故世已久的母亲在我童年时对我的教育”（《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母亲是名医陈我如的独生女儿。出嫁前，她就在家塾中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她酷爱读书，好学上进，到了沈家还不断求教于丈夫。她通晓文史，关心时政。丈夫去世，她还订阅两三份报纸。晚上，有时气管炎发作难以入睡，她就点上煤油灯，独自在灯下看报。女子读书而且这样刻苦，在旧思想还根深蒂固的当时，这简直成了奇闻。

茅盾在母亲身边，一面接受她倔强刚毅性格的影响，一面又在她指导下读了大量文史古籍。母亲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引导茅盾走文学道路；但在实际上，却为他后来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母亲不信神，不拜佛。家里供放祖宗牌位的一个搁楼，就被改为茅盾藏书的地方。但是，她对丈夫的遗嘱，却是恪守不逾的。这大概不仅是为了慰藉丈夫的在天之灵，主要还是因为丈夫的遗嘱有道理。

不知是父亲的学实业的遗嘱起了作用，还是祖父的放任态度纵容的结果，或者出于童年茅盾好奇的本能，总之他一度热心研究“袖箭”和“化学”。十一二岁的时候，他读《七侠

五义》一类书籍，对于侠客们所使用的“袖箭”佩服得很。为了研究这“袖箭”的制法，很用心地翻阅了一些图书资料。结果“袖箭”并没有研制成功。又过二三年，童年茅盾的热心转到“化学”上了。然而研究“化学”不象做“袖箭”似的花二百钱就能实验的，结果只落得个纸上谈兵，不久就丢开了。

茅盾只有对文学的兴趣是最稳定的，而且愈来愈浓厚。母亲愈是禁止，他愈要看。全部课余时间，他都消耗在小说上。

从小学时期起，茅盾作文成绩就很好。据健在的植材完全小学校末任校长潘老先生回忆说，茅盾秉性聪明，爱好活动，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是该校高材生。当时国文教员对童年茅盾的论文，有这样一条评语：“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而中学教师对茅盾的记叙文，则另有一番看法。他一面肯定茅盾“文思开展”，一面又不满意地说：“有点小说调子，应该立戒”！这位国文教师的主张是，“看看小说，原也使得，小说中也有好文章，不过总得等到你的文章立定了格局，然后再看小说，就没有流弊了”。

中学国文教师引导茅盾先练好基本功，立定格局。这对年青人来说，是一件枯燥无味、容易厌烦的苦差事。后来茅盾回忆说：“《庄子》之类，自然远不及小说来得有趣，但假使当时有人指定了某小说要我读，而且一定要读到我‘立定了格局’，我想我对于小说也要厌恶了罢？再者，多看了小说，就不知不觉会沾上‘小说调子’，但假使指定了要我去临摹某一部小说的‘调子’，恐怕看小说也将成为苦事了罢？”然而从

事任何事业在打基础的阶段，确实都需要有一个穿“紧鞋子”的过程。所以茅盾又说，自辛亥革命之后，老先生们把一切都“看穿”些，“于是我也不再逢到好意的指导叫我穿那种‘紧鞋子’了”。

国文教师和母亲都给茅盾穿“紧鞋子”，不过目的却是不同的。母亲给茅盾穿“紧鞋子”，是要他遵从父亲遗嘱，少读小说之类的“闲书”，专心学习“新学”，以备将来从事实业之需。由于茅盾自离开桐乡县升入中学，母亲鞭长莫及，给他穿“紧鞋子”的机会也就少了。再说，当时的中学，只要国文课和英文课考试及格，就可以升级。母亲见茅盾按部就班地升级，也就不再多问了。这就使茅盾得到更多的接触文学的机会。

二、“是中學生，一定得有 这个气魄”

茅盾的中學生活，是在老大中華沿襲几千年的帝制根本崩潰的大動蕩中度過的。不平凡的时代，打开了中學生思想的大门；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又激起了中學生的奮發之心。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为茅盾后来的创作，储备了生活的素材。

1909年暑期，茅盾小学毕业考入设在湖州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插班二年级。1911年暑假后，转入设在嘉兴的省立第二中学。1912年又转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直读到1913年暑期毕业。

二中和三中相比，空气颇有不同。二中特别注重数学，教师又相当认真，因此学生的数学程度高得多。这就使一向对数学头疼的茅盾，不得不迎头赶上。不过，他转换学校，并不是为了追求数学，也不是为了学校的好坏。他在《我的小传》中说：“第一次换学校为的要避开一个古怪的同学……，第二次为的是作歪诗讽刺一个不得人望的学监，后来并且跟同学们乘酒兴打了那个学监的卧室。”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茅盾正在嘉兴的浙江省立第二中

学读书。他和同学们为此激动、兴奋，并且怀着很大的希望。嘉兴在铁路沿线，离上海不过三小时的火车路程。所以，“武昌起义”的消息由上海传到嘉兴很快。

随着“武昌起义”的消息而来的，是剪辫子运动。茅盾在《我所见的辛亥革命》中回忆说：“辫子和革命的关系，光景我们大家都有点默喻。”剪辫子是对清王朝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辛亥革命的一种响应。当时中学生的剪辫子，常以“你剪我也剪”打赌的方式进行，所以一剪就是一对。茅盾也把辫子截短了一半。当时剪辫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体现着和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传统意识的决裂。

有一天，忽然全校的“光头”都装上了假辫子。据说是因为一位“光头”的通校生，早上来校在大街上受到“愚民”的注意，并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这种舆论，给尚未光复的嘉兴的学生造成很大压力。所以全校的“光头”都“临时戒严”，装上假辫子，戴上瓜皮帽。可是，他们还得提防顽皮的同学冷不防在背后揪一把。在这种提心吊胆的情况下，他们巴不得革命赶快来到身边。

省立二中的校长是革命党，教员中也有大半是革命党。这都是嘉兴光复以后，他们都做了“革命官”，学生们才知道的。平日上课的时候他们一点革命色彩都没有流露过。也就是说，他们留日回国后，一点也没流露过反满的种族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味道。

后来，车站上紧起来了，买报那样的事也不行了。但是大家好象通了无线电似的，心里都知道那一定是武昌起义正“著著胜利”。城里的米店首先涨价。校内的庶务员说，城里的

存米只够一个月，学校的存米只够一星期之需，有钱也没处买。接着学校就宣布临时放假，大家回家。茅盾回到乌镇才知道，乡间的小道消息比嘉兴城里更多。最使人心波动的，是大清银行的钞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满洲旗人，此时也没有威风了。上海光复的消息当真传到乌镇的时候，商会集了几个钱，把旗人官儿“护送出境”。接着，本地的一个富家儿——出名的“傻子”而且是“新派”，——跑进小学校，拿一块白布被单当作旗帜挂在校门口。于是，茅盾的故乡乌镇，也就算光复了！

做为中学生的茅盾，当时对于“革命”二字还缺乏常识。不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前，有过哪些革命的党派，有过几次壮烈地牺牲，甚至连“三民主义”这个名词也不知道。当时只是“无条件地拥护革命，毫不犹豫地相信革命一定会马上成功”（《回忆是辛酸的，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

接着，学校来信通知开学。回校后，由于茅盾参与了一场学生与新来的学监的斗争，被开除学籍，他在《回忆辛亥》中说：这位新学监（也许是舍监）是大权在握的。他的新政是巡视自修室，禁止学生往来或谈天。这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学生，自然以为太“专制”。于是报之以“捣乱”。他的回手是“记过”。终于在大考完了那天，几位同学在外喝醉了酒，回来质问他记过的理由，还动了手，打碎了布告牌。不久就得到学校的通知，除名。茅盾并未出手打，也没喝酒，然而他确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这件事，在茅盾1931年写就的《路》中，能看到它的影子。那个中篇小说里，写了大学生与反动的总务处长老荆的斗争，学生“华”等人也是乘着酒兴

给了总务处长“一顿教训”。

做为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在中学生的矛盾的生活当中，没有激起更大的浪花，没有把矛盾这样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吸引到革命的洪流中去。这使他感觉，“我的中学时代是灰色的平凡的，只把人养成了恹恹小丈夫的气度。”“如果一定要我找出这三个中学校曾给予我些什么，现在心痛地回忆起来，是这些个：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举止要风流潇洒；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然而，事物也还有它的另一面。辛亥革命的进行以至于它的失败，却又激起了矛盾这样一批中学生的奋发之心。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在亚洲发生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赶跑了皇帝，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再也无力在中国重建统一的稳定的反动秩序。幼年曾受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矛盾，现在又目睹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尽管他所看见的仅是一个侧影，但这场革命也还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所以，矛盾的中学时代虽然是那样灰色平凡的，几乎将他拖进几千年的古坟里去，可是历史的壮潮，却终于卷他而去，使他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矛盾回忆那时的心境说：“是的，吞下整个世界！是中学生，一定得有这个气魄：有一个挨得起饿，受得起冻，经得起铁打的身体，有一个不怕风吹，不会失眠，不知道什么叫做晕胀的脑袋，还有，二三十年大好的光阴，原封不动地叠在他前面，他自己将来的一切，社会将来的一切，人类将来的一切，都操在他手里，都等待他去努力创造，他怎么可以自己菲薄？”（《我的中学时